



好 读 书 好 读 好 书



学习英语的人,早晚都会见到复旦大学陆谷孙先生的大名。他主编的《英汉大词典》与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,是英语学习者离不开的工具书。7月28日,当77岁的陆谷孙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众人纷纷缅怀这位驾鹤西游的“老神仙”。为什么一位从事相对冷门学问(英汉词典学、莎士比亚研究)的学者,故去后会得到这么多人的缅怀?

## 陆谷孙的词典人生

### 从枯燥的词典编辑中发现乐趣

散文家董桥在《陆谷孙的生死恋》一文中说:“北美词典协会的Thomas Creamer说编字典的人必须是‘铁屁股’,靠坚毅的耐力做点点滴滴的长命工作。”这种“铁屁股”精神正是学人常说的“板凳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一句空”。

有20余万词条、1500多万字的《英汉大词典》是由中国学人独立研编的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,这本书也是陆谷孙引以为傲的杰作,它甚至得到了钱钟书的赞誉,钱钟书为该书题写了书名,称赞它“细钻精微,罕可伦偶”。出版多年来,《英汉大词典》不光对国内英语学习者的影响难以估量,还是联合国必用工具书之一,曾被英美词典专家称为“远东最好,也是世界范围内较好的双语词典之一”。

语言学家陈原曾对陆谷孙说:“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,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,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?”在陆谷孙眼里,编词典这份枯燥而漫长的工作是乐趣无穷的。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在回忆陆谷孙的文章里说,一个七十多岁的人每天对着满稿纸密密麻麻的中英文,真是太辛苦,可是陆谷

孙好像乐在其中,常常说起他想到一个对译中文俚语成语典故的绝妙英文表达,就张开嘴大乐,对于英汉之间的“转换”,“他真的是乐在其中”。去世前半个月,陆谷孙还转发给葛兆光一篇文章《你必须知道的27个才华横溢的Chinglish words》,探讨了“屁民”、“女秘书”、“中国特色自由”等词的译法,陆谷孙还加上一些批注,“说《中华汉英大词典》是他最后的事业,我知道他看重这部书的意义”。

实际上,陆谷孙走上词典编辑的路子有点意外。“我本来就是教书匠,‘文革’时期工宣队说‘你这个人不能教书,教书就是放毒,你得去跟字打交道’。”陆谷孙在一次受访时回忆,不能教书又没有事情干,只能找份忙点的工作。不过,在编词典的过程中,他找到了乐趣所在。“能够发现些人家没发现的,编英汉词典时,发现那些甚至英美词典里都没收入的,放在自己编的词典里,很有成就感嘛!”陆谷孙说,因为编词典,他不用去五七千校劳动,而发现的新词还给了他“像猎人打猎有所斩获一样愉快”。

大约10年前,“blog”开始在西方网络世界风行,但对中国人

还是新鲜事物。显然,“部落格”的音译不够贴切,最终比多方资料敲定为“博客”。陆谷孙曾这样说:“你或许是第一个找到它最准确中文释义的人,你无形中会成为一个新词的发明者,这种乐趣难以言表。”

改革开放后,当初和陆谷孙一起编词典的同事,一个个另谋高就去了,到了编新版《汉英大词典》的时候,已经“不是人才流失问题了,就没有人来参加”。2013年,陆谷孙病愈后全身心投入工作,为了和时间赛跑,他几乎处在半隐居状态。遗憾的是,他能找到愿意编辑词典的人依然很少,“从科班的硕士、博士中能找到愿意加入团队编词典的非常少,他们宁可多写一些理论文章,也不愿意加入团队。因为参编词典从大的评价体系中不算成果,不参与职称评定”。

在接受采访时,陆谷孙谈到编辑词典的理想状态时说:“如果有一个团队,个位数也行,知识储备和语言造诣相当,大家不愁或不在乎职称,规定好任务。盯住北美、英国、澳新……这些人还要坐得住,甘愿寂寞,就像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的‘身陷胡桃壳,心主大虚游’。”

### 学好外国语,做好中国人

“身陷胡桃壳,心主大虚游”是陆谷孙特别喜欢的一句话。精于莎士比亚文学研究的陆谷孙曾自言,自己很多方面都深受莎士比亚影响,比如,培养了其孤高的性格,“精神上要做贵族,生活上可以草根一点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正是名校外文系最炙手可热的时候,学英语容易谋职,一时间,诸如“商务英语”等满含实用主义的专业方向在很多院校落地生根。而当时陆谷孙则坚持,复旦外文系定位为纯英国语言文学专业。他当时主办“白菜与国王”讲座,邀请沈柔坚、冯亦代、董乐山、董鼎山等新老朋友到复旦外文系演讲,在3108教室开讲时,会场爆满。

陆谷孙在复旦大学星空讲坛的演讲“我们需要精英主义”,被很多人奉为经典。在这篇演讲中,陆谷孙“老神仙”的风骨一览无遗。他在演讲中说:“要我说高等教育批量生产出拜物教徒,而培养不出哪怕是个位数、两位数

的知识人、思想人、道德人、性情中人,我看就是这教育的失败。”

陆谷孙个性鲜明、喜欢议论也敢说猛话,比如近几年有人建议降低高考英语权重时,已古稀之年的他“不合时宜”地反驳,中国人的英语学得却多却粗糙,“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”,不该减少而应加强。“中国之大,我不相信有人会自恋到认为可以不学外语了。”对于英语学习冲击了母语地位的论调,陆谷孙也表示反对,在他看来,英语和母语不构成零和关系。

“回想起来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么封闭,学外语的传统倒没有断过,一直坚持下来了……我一直讲,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,如果没有合格的英文,难称合格。作为一个国家,没有合格的英文,也难有大国之林中的立足之地。”陆谷孙最常教育学生的话是“学好外国语,做好中国人”,这也是他的座右铭。这位有着深厚中文功底的英语专家,

还有一句名言:“中文都没读好,怎么读得好英文?”他曾为上海领导出访做翻译而获好评,因为既说得得出古语的出处,也对得上对方引用莎士比亚诗的下半句——得益于家学教养,得益于学术钻研态度,更因为自带的人文风骨与精神信念,有中学与西文的两方平衡,他才得以成为大家。

经常被称为英语大师的陆谷孙,却经常在网络上化身“陆老神仙”,与网友探讨“小清新”“萌”等新兴词汇的准确英文译法。值得一提的是,第二版《英汉大词典》的编者页背面是第一版编者。不同于其他词典,陆谷孙坚持不为去世的编者名字加黑框,要让每一个曾经的战友都自由地“活”在这本词典里。他觉得,这本词典是大家努力的共同成果,也是逝者生命的绵绵延续。如今,驾鹤西去的陆谷孙,也将他的生命延续在了词典之中。

继揭秘《红楼梦》之后,著名作家刘心武近日推出新书《刘心武揭秘〈金瓶梅〉》,以“零起步”的写法,以大众的误解和疑问为切入点,简单通俗地解答了《金瓶梅》中的种种疑问。刘心武认为,虽然《金瓶梅》中的情色描写饱受争议,但该书所开掘的世情人性内涵对后世影响更深,也更值得关注。

## 揭秘红楼之后,刘心武揭秘《金瓶梅》

### 《红楼梦》是必读书,《金瓶梅》是必知书

长期以来,《金瓶梅》因为文本里有色情描写,被视为“淫书”,很多人甚至觉得“提它的名字就难为情”。但《金瓶梅》也是明代“四大奇书”之首、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之一。仔细研读这本书之后,刘心武认为,作为一个中国人,一生不读一次《红楼梦》,是件很遗憾的事;而一生对《金瓶梅》总是抱着误解的态度,对它没有一个准确的了解,也是件很遗憾的事。《金瓶梅》虽然有一些色情文字,但是所占比例很小,实际上它是一部市井小说,全面反映了明代的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状况,还有人们的生活状态、习俗,在各个方面都是非常精彩的,是一部很了不起的写实主义作品。

刘心武说,揭秘《红楼梦》的意图,是“通过系列讲座和系列图书,来推广《红楼梦》,希望国人一生当中起码读一次《红楼梦》”,揭秘《金瓶梅》则是为了做到“国人必知”,可以一生都没有读过原著,但是必须要知道这本书和它的正面价值,读了揭秘之后,觉得还应该找原著来读更好。

对于《金瓶梅》中有关性爱的文字,刘心武把它们分成两类:一类是色情文字,一类是情色文字。“情色文字在当代小说里面也有很多,大家都能够接受,但是比较直接、露骨的色情文字,我对它是没有



《刘心武揭秘〈金瓶梅〉》  
刘心武 著  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兴趣的。《金瓶梅》里会出现这样一些文字,并不是对刻画人物、推动故事有多大的作用,而只是为了迎合明代当时整个社会的风气。”

新书封底也摘自刘心武的呼吁:“我相信,一定会有那样一天,我们对待《金瓶梅》,也能有对待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《洛丽塔》那样的包容雅量,毕竟,《金瓶梅》是我们本土的文学经典,理应获得比外来性爱小说更多的尊重。”

此外,在刘心武看来,《金瓶梅》还有巨大的审美价值,它提供了文学书写的一种特殊的文本,策略就是冷叙述,无是非非的、客观的、精确的、冷静的叙述。

### 研究《金瓶梅》,为的是写出好作品

刘心武在成为红学家之前已研究《金瓶梅》十几年,不仅是“红学家”,更是“金学家”。早在1994年,刘心武曾受漓江出版社邀请评点《金瓶梅》,于2012年出版三卷本《刘心武评点〈金瓶梅〉》。写作的过程中,刘心武积累了很多心得,而且就在他开始写评点《金瓶梅》没多久,市面上出现了一本署名是“刘心武”的评点《金瓶梅》的伪书,他对此很气愤,也激发了再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。

在这本新书中,刘心武细数《金瓶梅》的文本得失、细节关联、人物命运、写作艺术的继承与独创,内容涉及《金瓶梅》的成书之谜,西门庆死亡之谜,潘金莲之谜,大结局之谜,饮食享用之谜,影响《红楼梦》之谜等31个谜题,将原著中的人物线条、故事情节等拆解梳理后重新组合,以清晰的面貌呈献给读者,力求使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了解《金瓶梅》在中国文学史和人类文化史中的地位。

谈及研究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的初衷,刘心武坦言,他并非想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建树,而是希望参考这些出色的作品,把自己的长篇小说写好。

比如他的长篇小说《四牌楼》就被《红楼梦》赐予的乳汁浸润着;许多人评价他的长篇小说《飘窗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,行文构思奇特,情节扣人心弦,语言深刻、辛辣,彰显其自身的语言风格,应是受到《红楼梦》的影响,但刘心武自称:“《飘窗》的冷叙述,显然受到了《金瓶梅》的影响。”

刘心武还在新书中揭开了《金瓶梅》借《水浒传》之树开花的谜题——《金瓶梅》是《水浒传》之树开出的花朵奇葩,在这朵奇葩上,书写人性恶几乎登峰造极。刘心武点评道:“我们面对人间不平,乃至惨剧,往往把原因归结到社会,归结到制度,追究社会的缺失、制度的弊病当然是必要的,但是就文学而言,提醒读者要直面人性,特别是人性恶,恐怕是更重要的使命,如何压抑、控制、消弭人性恶?最好的文学,应该把读者的思路,朝这样的深度去引。”

出品:副刊编辑中心  
设计:壹纸工作室  
本版编辑:曲鹏  
美编:牛长婧